

罷後肥前豐前筑及舊馬大村深谷之師。公及二大夫遣使豐府曰。以君之靈。破走藝人。群帥勤勞。已以便宜罷之。如南豐之師。得命始罷歸。高良山座主及箱崎座主。供事甚力。歸日具以聞。豐侯討隆信及敗藝師。皆先人爲予屢言之。豐前覺書下同。

公在山隈。謂先人曰。往伐立花。命卿聽采肥筑事甚悉。不知何由得之。對曰。臣前日受命。聞箱崎僧得罪亡。寓佐嘉臣土井出雲所蓄髮爲書佐。因往見之。詭言。豐侯令臣齎文書茶具。送至箱崎座主所。濟小森野。

從者誤墜之水中。撈之不得。懼得罪。不敢歸也。僧信之。延臣與卧起。因從訪問。又釋劍屬僧。微服往來城中觀聽。已而僧見出雲言臣。出雲召與語。遇臣頗厚。隆信暱出雲。比其老臣。臣以故稍有所得。臣又謂僧。往箱崎省家。因得歸言事。臣素好洞簫。謂僧。久爲師費。且遊後筑。吹簫自給。屬劍於僧。之後筑諸城主多從長尾役。臣就城下往來聽采。略有所得爾。公悅。因言。欲問因幡大藏。何因采事。不知果問乎否。

建武中。足利尊氏西行。已悉鎮西之賦。東上置三檢斷

於九州。仁木一色高橋是也。高橋光種以後筑高橋與其族同名城居之。後遷巖屋寶滿。天文中。仁木一色已滅。高橋氏獨存。豐之盛。同菊池小貳宗像諸族皆屬焉。高橋長種死無子。舊臣屋山北原福田伊藤相與謀。請豐侯曰。高橋名族。願得公族一人爲後。豐侯許之。乃以一萬田親敦子鑑種爲高橋氏後。弘治三年。封巖屋寶滿。其田二千頃。統前筑事。及宗麟卽位。愛其材武。遇之甚厚。豐府臣無出其右者。至此背叛見黜。其臣高橋越前及屋山北原福田伊藤成富。

萩尾等又請曰。鑑種背叛罪大。臣等不復以爲君。請使公族繼撫其衆。則寶滿巖屋冀不爲墟莽。初。北原鎮久有寵於鑑種。勸之反。及鑑種遷小倉。不告而去。至豐府。諳曰。願以吉弘鎮理爲高橋氏後。鎮理鑑理第ニ子。卽天叟公也。 豊府諸大夫議曰。寶滿巖屋險要。宜得猛士守之。鎮理亦鑑種之族也。有文武材。宜爲之後。遂許之。於是天叟公與鑑種約爲父子。冒高橋氏。更名鎮種。居巖屋。故高橋氏臣共奉之。後削髮號紹運。勇武名聲著聞。及薩師略前筑。守巖屋不肯降。城陷死之。九州沿亂記。九

州軍記略同。○葆光按。野史鑑。桂遷小倉。以秋月文種子元種爲嗣。天叟公非鑑種義子。永祿十二年十月文書。本書及九州軍記所載。皆誤矣。高橋記。初天叟公在豐。其父鑑理爲娶齋藤鎮實妹。豐方與藝構兵。久不成婚。公與鎮實語。因從容謂之曰。家父約婚。君幸許之。國家多虞。不得成禮。尋當納采。鎮實曰。此事僕固與尊人有成言。屬家妹患痘醜陋。恐不足。以配吾子。公曰。君何爲此言。僕非好色者。以君豐府勲戚。世有功烈。子孫冀有所矜式。得自立。豈以容色之故乎。遂娶齋藤氏。生松蔭公及公子統增。公時年未弱冠。固知良將雖少。其立志自與衆人不同也。

問本村城卑。元龜元年八月。公遷後筑赤司。二年。豐侯命統前筑事。五月。遷立花。兵亂後。城郭破壞。因略修築。八月。迎夫人女公子於赤司。於是前筑城主以下

皆來賀。臣庶家室。亦至自豐。豐前覺書。利光氏編集亂記立花記立花懷覽記近代實錄立花家記。以公遷立花爲元龜元年。大友興廢記爲永祿十二年。十一月。皆誤。薦野家譜。元龜元年十月。豐侯命梅岳公鎮立花。十一月。自豐府遷立花。兵亂後。室屋傾圮。因公命修葺。又還豐府。命增時。自薦野時往巡視。二年正月。增時往立花。留以待公至。二十一日。公至。增時饗。公下至士卒。皆周。二十二日。天叟公設饗。二十三日。博多白杵鑑賡饗。公二十四日。公更饗。天叟公及鑑賡。增時。此蓋得其實。但言自豐府遷立花。又還豐府。誤。是時公居赤司耳。

公賜族立花氏者。請豐府所得。人皆知之。而未詳何故。由布惟次爲予言。嘗聞諸先人曰。鑑載已誅。公欲居立花。當是時。豐府臣有欲居立花者。陰沮之。公

以爲誅鑑載。吾亦有微勞。且立花氏於豐府屬尊。寵遇無比。吾居立花彈壓隣敵。豐府禮遇自當不下。曩時立花氏因請守立花不聽。請冒立花氏二。亦不聽。公遂言。臣設因是得罪。棄多年勤勞。誠須固請。豐侯聞之曰。我之不聽鑑連。以立花氏屢背叛。忠也。不然余何愛。終聽之。然公謙讓未敢稱立花氏。獨使鎮實稱立花。微示更姓。公卽世前年。松蔭公亦稱立花氏。葆光按。天正八年公贈豐府大夫。書署曰立花氏。立花道雪。則公已稱立花氏也。九年賜鎮實書。稱戶次右衛門大夫。則鎮實未更姓也。十年以豐府賜旗并姓大宴。公族皆賜立花氏。松蔭公稱立花氏。

花蓋始此時也。在梅岳公薨前三年。野及前筑史皆言。梅岳公未嘗稱立花氏。恐誤。

亂往欲居立花者。不敢復言。於是豐侯命公遷立花。且曰。是卿所請。卿老成爲我守之。以禦藝。公遂出鎮立花。淺川聞書。下並同。

大通侯三池侯諱直次謂松蔭公曰。臣欲有所請。久不得間。君更姓立花。臣亦辱賜姓。不知何故。松蔭公曰。先君之誅鑑載。子亦聞之。鑑載於豐府爲宗。世居立花。號曰西大友。征夷大將軍義教賜書。稱立花大友入道。終以立花爲族。豐府遇之尤隆。宗族無與比。及鑑

載時尚然。鑑載背反見誅。其子親善逃去窮困。請先君曰。先臣有罪見誅。臣不敢怨。請少割先臣故邑賜之。以奉宗祀。不然。宥臣使得事他邦。先君爲請豐侯。不許。屢請聽從。便占居先君又請曰。立花宗室世有勲勞。鑑光有罪。到明侯誅之。鑑載嗣立。實家臣子。微賤無行。宜其背叛見誅。曩者立花絕祀。到明侯是以立鑑載。今鑑載又誅。〔案〕大友興廢記。立花氏至謂鑑光有罪。到明侯誅之。是也。興廢記又言鑑載二叛而不記初叛年月。他野史多以爲永祿八年。然別無事實。可徵。疑鑑載父到明侯時叛。而野史誤以爲鑑載再叛也。鎮連已賜先臣之田。受

事於朝。臣請遷立花。以奉其祀。豐府不許。屢請始許之。然未敢稱立花氏。先君意蓋欲寡人更姓耳。親善既感先君恩惠。又喜先君爲立花氏後。獻其家所傳詔書院宣將軍教書及血扇旗吉光劍。皆罹災亡。今所存者。唯劍及扇旗已。〔案〕淺川聞書。別有一條。載此事。無雜不可解。故不采。朽綱新助自後肥來。謂齋藤休無曰。立花親善所獻譜牒。其他物件。或在後肥藩之人所共知。今有能言大友具簡以來事者。何耶。除親善外。世宜無有知者。休無曰。子怪之固宜。乃召立花四郎左衛門與新助相見。

出立花譜足利將軍所賜書及豐府感狀示新助。新助大悅。四郎左衛門養親善異母弟以爲嗣故頗有所聞識。仕爲徒士。公室系譜皆其所獻。稍得進用。又必獻足利將軍書。久之官不進。致仕去。不知所終。松蔭公語長久寺主僧曰。立花氏血扇。以師所聞。孰爲真。先君時。予所見透眼鐵骨畫日輪。後光善寺主僧母。以鐵扇毀三骨者與予。即是也。以飾扇名血扇。獨戶次氏所傳。問藤北紀伊。曰。戶次賴時斬結城親光。取大友貞載所佩扇籍首。所謂鐵骨扇是也。又獻首

足利將軍更籍以親光飾扇。故二者皆謂之血扇亦可矣。然先君唯以鐵骨扇爲血扇也。紀伊又言。斬親光卽賴時。貞載亦非登時死者。方獻首時。尊氏賜吉光劍曰。是我家之寶。今嘉汝勲。特以賜之。所賜手書亦曰。結城親光斬大友貞載於陣。汝擊殺親光。身被創痍。可謂偉績。是亦足以徵賴時斬親光。然則血扇戶次氏傳寶之。亦宜矣。

公居立花所食邑。表糟谷四十八村。裏糟谷三十八村。席田郡八村。凡九十四村。其田三千餘頃。其所統六

郡宗像鞍手那珂委奴志摩早良所隸城堡。山麓黨
蓋指立池由黨未詳。疑即池花山下。土井多多良黨八田黨
薦野黨院內西鄉席田黨三代原上上下府奈多三
苦黨箱崎黨米多比黨江達蒲田猪野山田文原上以
十九村。在糟谷郡。或曰。三代在夜須郡。上下府在御
笠郡。非下在糟谷者。葆光按所隸城堡宜近立花。
而他邑皆在糟谷。則無三代上下府獨在。他郡之理。故今以在糟谷者爲是。凡二十一村。
表方黨亦隸焉。以修立花時公命內田鎮家賦功書
爲徵。如下文所舉。

十二月十四日。秋山口營築賦功。

一正門山麓黨池田黨土井多多良黨八田黨治之。
一白嶽障子嶽口。薦野黨院內西鄉黨席田三代原
上上下府奈田三苦黨治之。

一弓場尾口。箱崎黨米多比黨同名黨江達蒲田猪
野山田久原及表方黨共治之。

右所統六郡。食邑三郡。所隸二十三村。○葆光按上
文二十有一村。此蓋加同名表方二黨。故爲二十三村也。是役別無書史可徵。不知在何年。
公娶宗像氏。在元龜二年。以爲宗像雖與豐
平。一旦釁生。復與藝。則立花正當其衝。若得宗像

禦藝。計莫善於此。故謀娶其女也。是時公年五十九。夫人則二十五。以年齒夐絕。立花人或言。娶宗像氏不成禮。唯以爲質耳。然夫人之歸。石松秀兼送之。大和長左衛門爲媵。遂居立花。長左衛門卽寺內豐前孫也。豐前嘗在黑川爲氏貞母氏媵。臣故長左衛門亦有是命。秀兼至立花。公召見賜酒。曰。聞卿嘗從援藝。請爲我言。藝侯用兵。對曰。然。臣適藝。觀藝侯用兵。可謂名不虛立矣。抑臣愚陋。何足以識藝侯。公曰。雖然第言卿所見。秀兼因言佐須。

之戰。且曰。臣有小功。藝侯曰。賞不踰時。賜以寶刀。公曰。我素聞其良將。海內無雙。果然。我不敢比藝侯。雖然彼軍之賞也。是今日之脩也。取康重刀賜之。由是觀之。非不成禮者。夫人已適立花。居松尾之郭。號松尾君。氏貞意頗不樂。然哀其妹年長。無所歸。且與立花婚。疆場無虞。民得休息。遂曲意從之。按。宗像記。夫人姿色極美。少多病。屬西州擾亂。群雄並爭。久不得出嫁。及立花納幣。梅岳公年已高。然氏貞哀其妹無所歸。終許婚。立花人不知二君有遠圖。動以質子爲言。宗像諸臣每以爲恨也。宗像追考記

問註所氏在安武氏所生子曰龜菊。箱崎座主憐清無嗣。請豐侯得一公子爲弟子。先人聞之言公曰。聞箱崎座主請豐府立嗣。君何不以龜菊爲座主弟子。君若聽之。臣願得奉書定約。公卽作書付先人。見座主具言公意。座主曰。唯子君之命。先人反命。公悅。因急裝齋。以元龜三年八月放生會之日。入箱崎。公以先人故。座主臣且久勤勞。所傳女公子亦已長。更命爲龜菊傳。謂曰。座主田三千六百頃。龜菊得嗣亦幸。已而座主命龜菊代統邑事。久之。公以十時連貞給事。

已久。謂可任用。命傳女公子。因令先人以女妻連貞。
豐前覺書

橘山遺事卷二